著名作家看周口

不一样的墨白

——作家墨白印象记

记者 刘彦章/文 梁照曾/图

老交情就是老交情!

老交情就像被遗忘在某处的陈坛老酒,忽然有一天从旮旯角落里发现,迫不及待打开,扑面而来的醇厚酒香,让你闭着眼睛深深呼吸:“啧啧,真香啊!”

再见墨白师兄,就是这种感受!

头型浑圆,白发葱茂,短竖而密;身体结实,肌肉紧实,普通的一件文化衫身上一罩,整体看上去像个蓄发罗汉;思维敏捷,博闻强记,紧贴时代,66岁的老兄,精神气质却像个小青年!

久违的兄长,就这样梦一样出现在眼前!

周口“文学之乡”授牌这几天,只要有机会,我都会与他交流,并第一次到他生活36年的老家、从教11年的新站小学、他青少年来往出入的新站镇及两岸的码头、货场……听他如数家珍,看他情真意切,两眼放光,从中寻找他与胞兄孙方友的成长足迹,践行孟老夫子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是以论其世也”的知人论世大道。

7月14日晚,在墨白离开周口的前夜,我们又进行了深入交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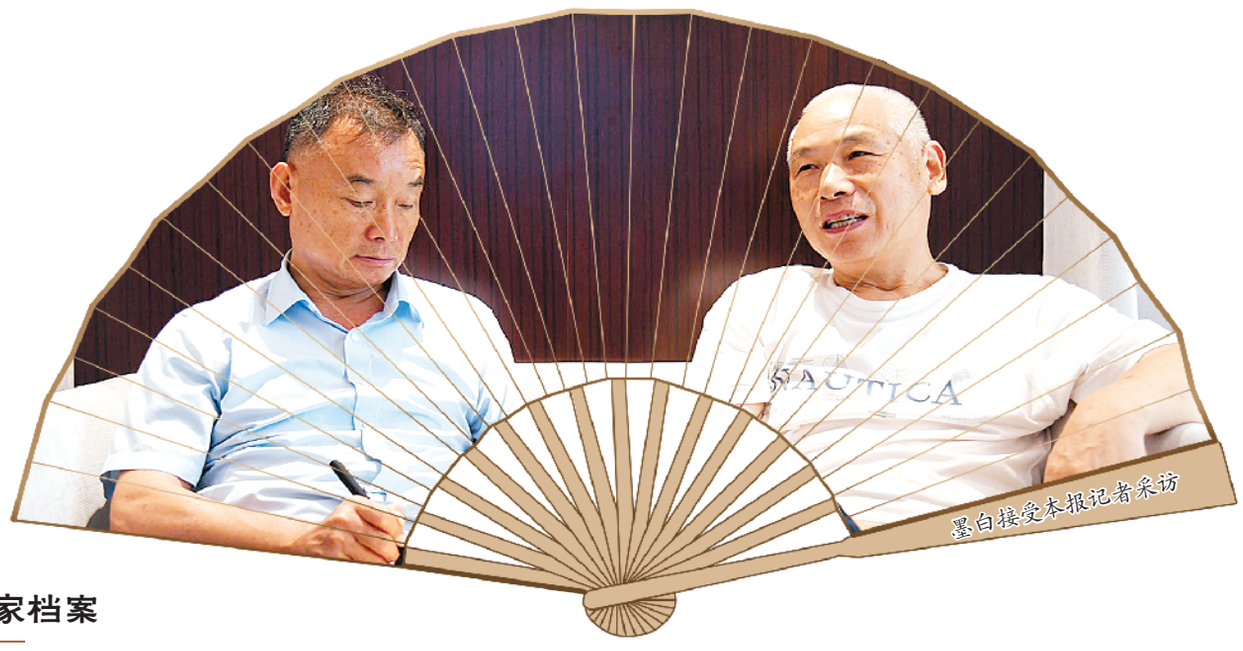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——

墨白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墨白,墨白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墨白。

墨白兄弟四人,他排行老三,学名孙方和,读高中时更名孙郁。墨白的大哥孙方友,是当代著名小说家,二哥孙方朋,四弟孙方平。除“友朋和平”四兄弟外,他还有三个妹妹——真是个大家族啊!

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这么多孩子张嘴嗷嗷待食,父母纵然再能干,日子注定艰难。墨白年轻时当过搬运工、石匠、漆匠等,真的也是“我少也贱,多为卑事”,后考入淮阳师范学美术,在大哥孙方友的影响下走向文坛,创作长篇小说《梦游症患者》《欲望》等6部、中篇小说《光荣院》《讨债者》等40余部、短篇小说《失踪》等100多篇、影视剧剧本《当家人》《家园》等10余部,以生他养他从小生活学习的新站镇为原型,用600多万字构造了诗意的人间烟火“颍河镇”。墨白家的老宅紧靠颍河,繁忙繁荣繁华、历史悠久开放的颍河,以航运为切入点让墨白生活的小镇接纳、联系着外部世界。墨白笔下由他创造的文学王国“颍河镇”因此与深居内陆保守的豫东小镇别有洞天,这片土地滋养了包括孙方友兄弟在内的8位作家和文化达人!

故乡的市井繁荣各色人等,为孙氏兄弟等提供了无穷的创作题材。孙方友以典型的具有浓郁陈州特色的乡土素材,创作出各色各类“颍河镇”人物,其《陈州笔记》里的时间跨度一个世纪包括了清末、民国、新中国三个朝代,近700篇小说塑造的人物超过千人,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新笔记体小说的高峰,影响和成就被业界认为超过了清代的蒲松龄。



墨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

作家档案

墨白:本名孙郁,1956年生,淮阳新站人,孙方友胞弟,先锋小说家、剧作家,曾任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、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短篇小说《失踪》《灰色时光》等100多篇;中篇小说《黑房间》《告密者》等40余部;长篇小说《梦游症患者》《欲望》等6部;随笔《〈洛丽塔〉的灵与肉》、访谈录《有一个叫颍河镇的地方》等70余篇。作品被译成英、俄、日等多国文字。曾获第25届电视剧“飞天奖”优秀中篇奖、第25届电视剧“飞天奖”优秀编剧奖。

研读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:语言奇崛,结构工巧,结局出人意外;写人叙事大悲大喜、大起大落,而内容沉痛隽永,意境浑厚,寄寓广大;操如椽大笔,却书蝇头小楷,咫尺天外,余韵无穷——不禁让人废书而叹:真乃大手笔!真乃中华气派也!

墨白小说的取材,也多来自于故乡小镇。在传统写作之外,更多的是“先锋”与“现代主义”。墨白的小说叙事重感性,多站在底层社会的视角来表达人类的生存状态,这使他的创作风格与长兄迥然不同,被评论界视为“中国当代文学‘良知的声音’”,作品已进入高校的教学研究,国内陆续出版《墨白研究》《墨白小说的本土性与世界性》等书籍10余部。墨白说,他的文学观和写作方法,深受西方美学思潮以及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影响,对时间的当下性、生命的当下性、历史的当下性、命运的无常性,有更多的理解与尝试。

“现代主义写作,就像一场足球赛直播,在比赛中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谁会进球?球员是否会被红牌罚下?主力明星是否会受伤?是否会有乌龙球?是否有加时赛?对方是否会反超?这一切皆无定数,一切皆有可能——这就是现代派小说的魅力。”

“现代派小说写作,作家尊重、关注的是小说中的人物,而不是自己,是按照当下的场景以及不同人物的思考去关照、去行文,而不是作家去代替。时时刻刻,作家被分身为千百瓣儿,化身五行八作,让不同的人物根据不同的性格,自然地呼吸、说话、生死,而不能由作家万能地去安排悲喜行止。”

“如果说现代主义写作是足球赛直播,那么现实主义写作就像足球赛重播,每个节点你都知道会发生什么,一开始就知道比赛结果。我也取材‘颍河镇’风土人物,但我的小说叙事方法与语言,却超出读者意外,有批评家说我是‘现实主义的叛徒’。其实,我只是以全人类、全世界的视角来关照‘颍河镇’,让发生在‘颍河镇’里的故事与人物更具人类与世界意义。在这条路上,我和大哥各行其道,但我们的小说思想与意义异曲同工。”

墨白认为,除了生活,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十分重要。文学观就是哲学观、世界观。而很多作家习惯于偏重生活的积累体验,偏重于深入采风,习惯于传统思维,容易囿于一隅而跳不出来,也就是说思想的广度、高度、深度没有及时跟进,创作就容易作茧自缚,距离世界越来越远。十九世纪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高峰,二十世纪则属于现代主义写作的世纪。要成为世界级大作家,中国作家的文学观也应该是开放的、具有全球视野的、紧盯时代前沿的,作品的关照就应该是更加具有人类意义和普世价值的。这里边就包含对于哲学以及文学创作理论的把握、阅读、理解,要对人类重要文学作品有所了理解,并借此来思考关照我们脚下的土地。大凡优秀的作家,最后都要走向终极思考,而表达只是文学观作用下的具体手段。

……

墨白丰富的思想来源于他广泛的阅读,他现有藏书两万多卷,这在作家队伍中应该是凤毛麟角的。墨白在新站镇当小学老师时就广泛阅读,他的四壁藏书,让不少文友仰望。正是基于广泛的阅读与思考,墨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新锐的“先锋派小说家”,他的作品来源于“颍河镇”,又跳出了“颍河镇”,以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,表达传统的、地域的、民族的生活故事,虚构创造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“颍河镇”,以差异化风格风情,让“颍河镇”更加摇曳多姿旖旎迷人!

相对于墨白新锐的文学观念及表达手段,我个人认为,只要适合自己的,都是最好的。什么样的土壤,长出什么样的果子。思想的发展延伸是有阶段性的,比如孔子的三十而立六十耳顺;写作与阅读也与思考积累正向关联,类似于育种专家的嫁接改造、择优而取;我还认为,正是由于差异性,会让远离中国与华文世界的西方,更加觉得东方文化的独特性,类似于我们对于原生植物或动物基因的保护。这个世界的文学与文化,会因此更加百花齐放!

这似乎是我的文学观。

和墨白兄弟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算来恍然已小三十年了。

至今不忘,在墨白最初编《颍水》杂志时,我作为文学青年投稿拜访他。墨白单身住在市文联一间斗室,窄窄的单人小竹床挤占了半个房间。没有座椅,我们席床而坐,白水话桑麻,青涩直如苦杏;至今记得,后来在中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墨白新居,孙方友、墨白几个文友,相约吃饭,我忐忑在侧,不知所以。孙方友那种轻松、诙谐、内里善良热烈却面带狡黠的笑容——总觉得有一种红薯干酿造的“老白干”苦酒味儿。一闪之间,孙方友已经永去10年了!

好在,我们还活着,我们还在生长,而不顾生命的年轮还有多少圈!②2

时代呼唤更多文学精品

——著名作家蒋建伟访谈

记者 王吉城

蒋建伟近照(作者本人提供)

作家档案

蒋建伟,1974年出生于河南项城,现任《海外文摘》杂志社执行主编,《散文选刊·下半月》杂志社执行主编。中国作协会员,中国音乐版权协会会员,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,北京市音乐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散文集《年关》《水墨色的麦浪》。散文《我是妈妈的蒲公英》等15篇散文分别入选现代文阅读试题、语文课外阅读教材、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试题、大学课本。歌词《水灵灵的洞庭湖》《把我交给你》,获得湖南省文化厅2015年“群星奖”歌曲创作类金奖,湖南省、江苏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主编有《中国最美的散文》《中国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选(散文卷)》《中学生阅读课·中国故事》系列散文选等散文年选。

听闻周口获得中国“文学之乡”称号,远在北京的蒋建伟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。7月10日,他受邀回周参加“文学之乡”授牌仪式暨“著名作家看周口”采风活动,与作家们深入交流,思想碰撞、灵魂共鸣;先后到周口中心城区、淮阳区、鹿邑县采风,感受豫东风情、故乡巨变。接受记者采访时,蒋建伟深为周口文学产生如此丰硕的成果感到骄傲。他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,谈文学、谈创作,认为作家只有深入生活、植根优秀传统文化,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好作品。

广袤原野是滋养文学之花的沃土

文学之梦绚丽多姿,而文学之路布满荆棘,这对于蒋建伟来说也不例外。确切地说,他最初的梦想是成为音乐家、作曲家或者歌手,并不是作家。

考上中学后,他常被选为班级歌唱委员,负责在课前领唱。有时他也领唱戏剧名段,比如豫剧《穆桂英挂帅》里的《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》,《朝阳沟》里的《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》,曲剧《卷席筒》里的《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》等,虽然经常戏歌不分,但乐此不疲。

老师看他是块“料”,就动员他学音乐,假期到县城投名师。蒋建伟家在农村,穷,没钱给名师交学费,也买不起乐器。

虽条件艰苦,但梦想为他插上了奋飞的翅膀。他趁着寒暑假或麦忙假、秋收假,骑车到县城找到跟他们乡的人有亲戚关系的音乐老师,一门心思想成为歌唱家。然而,他并没考上理想的学校,这让他感到迷茫、失落。

“现在回头想想,我一个农村孩子,对音乐只有那股子热爱。和城里孩子比,他们三四岁就开始练钢琴、学跳芭蕾舞,苦练基本功,四五岁就能登上央视春晚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”提起往事,蒋建伟充满无奈。

上天没有把蒋建伟的另一条路封死,那就是文学之路。于是,蒋建伟改变方向,开始给《人民日报》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投稿。尽管投去的稿件常常石沉大海,但他不死心,一如既往地投稿。一天,语文老师告诉他,周口电视台刚成立,电视里正播放“庆七一诗歌朗诵比赛”,规定诗歌须本人创作,参赛者年龄不限。

这位老师相信蒋建伟的文学实力,再三鼓励他写一篇诗歌试试。在老师鼓励下,蒋建伟创作一首诗歌《乡下人》,又一口气骑车几十里路到周口电视台报名参赛。比赛结果出来,蒋建伟荣获优秀奖。

“这是我跨过的人生第一道门槛。世上任何事情,都应该有门槛。一些大作家都有长期投稿不中的黑暗期,磨炼再磨炼,未必不是好事。”蒋建伟说,之后他开始写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写文学评论、歌词,作曲。所有这些,或多或少都有失败的影子。

离开学校后,蒋建伟当过9年国企工人。有几年在某厂办公室负责写材料,且小有名气。一天下班后,一位50多岁的女同事对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建伟,你让我想起淮阳作家孙方友。他和你一样,一开始也是写材料,后来调到县城、地区。写作改变了他的命运,人家现在是省里的大作家啦。你好好写,一定行!”短短的几句话,让蒋建伟心潮澎湃……

寒来暑往,笔耕不辍。在县城工作那几年,蒋建伟选择散文这一体裁,创作出《我是妈妈的蒲公英》《灯花巷》等散文,出版一本散文集,作品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青年文摘》《读者》《辽宁青年》《长江文艺》和中央电视台“电视散文”栏目等媒体发表,创作势头迅猛。

正如蒋建伟所说,“故乡这片原野,是我文学创作的一片沃土。正是在故乡历经磨炼,使我积累了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创作素材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……”

文学梦想是开启人生远航的风帆

在工厂期间,蒋建伟一直思考人生的航向,因为他处于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。2003年年底,他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善,发不下来工资——生存对他来说,成了重大的问题。

蒋建伟是双职工家庭的顶梁柱。此时,他的儿子只有三四岁。生活该怎么办?在认真思考和痛苦挣扎几个昼夜后,他做出大胆决定:外出打工,北上!

可是,上哪儿呢?是去省会郑州还是首都北京?反正是抛家舍业,难道没有活路吗?

思来想去,2004年,农历正月十九,他选择去了北京,应聘成为某杂志社小说编辑,成了北漂一员。他坚信,手里握有文学创作的笔,会是他人生远航的风帆!

在文学这条道路上,有人苦苦坚守,有人半途而废,蒋建伟初心不改、矢志不移,最终攀上座座高峰,摘下累累硕果。

近20年时间里,蒋建伟创作了长篇散文《年关》,发表了20多万字的中短篇小说,出版了《水墨色的麦浪》等两本散文书集,获得一些省级文学刊物年度奖。

特别是在文学编辑方面,蒋建伟成绩不俗。他参与筹办了17年的散文年会,主编了《全国名家散文选》《中国最美的散文》(第一卷、第二卷)《中国故事》等散文年选,让散文名篇走进人民群众。

带着文学梦想,蒋建伟离开故乡,故乡承载了他太多太多乡愁。至今,他的散文里总有故乡的影子,文字离不开豫东地区的平原农事、家畜家禽、农民喜乐以及乡亲的生老病死,古今当下。

“在中原农耕文明式微的今天,先辈们的故事、我们的故事,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写的话,那么,读者以及后人就不会知晓了。”蒋建伟说,只有深深地爱过这片土地,才能更深切地读懂故乡。

蒋建伟阴差阳错地捧起文学这个饭碗,从事最喜爱的文学事业,他倾尽全部心血和汗水在文学的田地里辛勤劳作,成为人生一大乐事。

时代责任是吹响文学创作的号角

周口历史悠久,是“羲皇故都”“老子故里”。

从《诗经》中可以看出,中国最初的诗歌之花在古陈大地绽放;老子《道德经》深刻影响着传统文学艺术审美观,并为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。从古至今,周口文化底蕴深厚,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

如今,强势崛起的“周口作家群”全国闻名,影响巨大。周口获得中国“文学之乡”称号,是对每位周口籍作家的鼓舞和鞭策。

“面对一座座文学高峰,我有一些小小的担忧,担心自己以后的作品不能承载那么多沉重的甜蜜和痛苦、美丽和不堪。但转念一想,担忧什么呢?写得好也罢、孬也罢,我的文字就像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一样,原本就是属于故乡的呀。”蒋建伟说,他会一直写下去,生活才会有滋有味,有黑有白,有得有失,有虚有实,有荣辱有起伏。大道至简,生而无憾。

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。此次回乡参加中国“文学之乡”授牌仪式,是疫情三年后蒋建伟第一次返乡。离开故乡近20年,每次回来都是匆匆忙忙,但这次感受与众不同。

在他眼里,周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特别是到了沙颍河生态经济带中心城区段、周口港、淮阳城区、鹿邑新农村,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深为家乡群众的幸福生活高兴。

文学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,周口作家有责任讲好周口故事。

蒋建伟希望,以中国“文学之乡”授牌为契机,周口作家们再接再厉,深入火热生活,写出更出色、更伟大的作品,向父老乡亲献上深深的敬意。②16